

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

◆李世杰 李春豆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 通过发放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与公正世界信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究。结果发现:(1)网络游戏成瘾、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内在不公正以及网络成瘾类型总分和公正世界信念总分性别差异显著;网络成瘾类型的总分和三种类型以及内在不公正地域差异显著;(2)研究结果显示内在不公正和终极公正对网络游戏成瘾有显著预测作用;公正世界信念和内在公正对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和网络信息成瘾均有显著预测作用。这些结果对于进一步研究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和网络成瘾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公正世界信念;网络成瘾类型;大学生

1 前言

1.1 公正世界信念

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指的是人们相信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公正的信念。公正世界信念的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Lerner 在 1965 年提出的。Lerner 等人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种需要: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并且在这个自己所相信的公正的世界中,自己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自己所应该获得的东西。国内外有部分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关系,有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对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1-5],此外在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方面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6-8]。

Lipkus 和 Dalbert 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包含个人和一般两个维度,并编制了相应的量表^[9],这一量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和使用。国内学者杜建政、祝振兵等人编制了中国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量表,他们认为中国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可以分为内在不公正、内在公正和终极公正三个维度。

1.2 大学生网络成瘾与成瘾类型

网络成瘾有很多类型,网络游戏成瘾是较为常见的类型,已有研究表明这类成瘾性别差异十分明显^[10],此类成瘾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许多大学生沉迷游戏世界不能自拔,在网络游戏上耗费大量金钱和时间,甚至会达到不眠不休的地步。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也较为普遍,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复杂性让很多人沉迷于网络人际交往,尤其在大学生这个群体,长期处于一种近乎不变的人际关系氛围中,因此更易沉迷网络人际交往,但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因此常有因网络人际交往导致的失踪或伤害案件。

网络的开放性使更多的社会争议事件暴露在大众眼中,而这些事件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或事就会威胁到人们的公正世界信念。对于网络成瘾者而言,他们是否会对这些信息更加敏感,而不同类型的网络成瘾者是否又有不同的反应,探讨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严重程度与公正世界信念高低的关系,可以更好地了解 and 收集资料,有助于对后期的实践提供更好的帮助。本研究的结论将为大学生网络行为与心理的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和实证支持。

2 方法

2.1 被试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郑州市三所高校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问卷 968 份,其中有效问卷 90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0.2%。在有效被试中,包括男生 322 人,女生 580 人;来自城镇 393 人,来自农村 509 人。

2.2 工具

2.2.1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采用的是由杜建政、祝振兵、李兴琨编写的《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量表》^[11]对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进行测量。该量表包括 19 个计分项目,其中有 7 个反向计分项目;项目从“非常同意”到

“极不同意”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总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系数为 0.81。

2.2.2 网络成瘾类型问卷

采用周冶金、杨文娇编写的《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问卷》^[9]测量大学生网络成瘾的类型及程度。该量表由 20 个项目组成,每个项目从“完全不符”到“非常符合”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该总问卷的 4 周重测信度 0.87,内部一致性系数 0.92。

2.3 研究程序和方法

使用统一的指导语指导被试进行问卷的填答。采用 SPSS 21.0 处理和分析数据。

3 结果

3.1 网络成瘾类型与公正世界信念描述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与公正世界信念的描述统计结果和各维度间的相关显示,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网络信息成瘾和大学生终极公正、内在不公正和内在公正之间均显著负相关。

3.2 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各类型在性别与家庭地域上的差异

以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问卷总分和三个分量表得分为检验变量,以性别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网络游戏成瘾性别差异显著 ($p < 0.001$),网络人际关系成因性别差异显著 ($p < 0.05$);网络成瘾总得分性别差异显著 ($p < 0.001$);以家庭地域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网络游戏成瘾、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网络信息成瘾和总得分在地域差异上均显著 ($p < 0.05; 0.001; 0.01; 0.01$)。

3.3 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在性别和家庭地域上的差异

以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量表总分和三个分量表得分为检验变量,以性别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内在不公正性别差异显著 ($p < 0.001$);公正世界信念总得分性别差异显著 ($p < 0.01$);以家庭地域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公正世界信念的各个维度和总分在地区差异上均不显著。

3.4 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与网络成瘾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三种类型为因变量,以公正世界信念及其三个子维度:终极公正、内在不公正和内在公正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公正世界信念和网络成瘾类型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B	β	R ²	Adjust R ²	t
网络游戏成瘾	内在不公正	-0.47	-0.33	0.15	0.15	-10.91***
	终极公正	-0.17	-0.17	0.16	0.16	-3.94***
网络人际关系成瘾	公正世界信念	-0.25	-0.48	0.11	0.11	-10.52***
	内在公正	0.36	0.22	0.14	0.13	4.86***
网络信息成瘾	公正世界信念	-0.25	-0.52	0.09	0.09	-9.58***
	内在公正	0.36	0.24	0.11	0.11	4.45***

4 讨论

4.1 网络成瘾类型与公正世界信念相关关系的分析和差异分析

在网络成瘾的三种类型(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网络信息成瘾

和网络游戏成瘾)和公正世界信念的三个维度(内在公正、终极公正和内在不公正)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使用者能够接触到各种正面和负面的信息,尤其负面信息容易使网络用户产生一种低秩序感。网络中的负面信息可能会降低接触者的公正感,而公正感越强的人可能受到的负面信息的消极影响更小。在网络成瘾的不同类型中,无论网络游戏成瘾还是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男生得分均高于女生且差异显著,网络信息成瘾性别差异不显著。网络游戏大多以战斗、暴力甚至是血腥为主题,加入了许多冒险、刺激的元素,此类刺激对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是不同的。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在于个体所处环境的单一性——大学生所处的大学环境相较于社会而言还是较为的封闭和单一。网络信息成瘾方面性别差异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研究所用的样本是高校在校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查阅和搜集各种网络信息是每一个人日常必做的事情,并没有性别上的显著差异。终极公正和内在公正存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而内在不公正存在不同性别上的差异是显著的。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也凸显了终极公正存在的普遍性,而这也说明无论性别或是别的什么差异,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美好的愿望——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公正的、美丽的。

4.2 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对网络成瘾类型的预测作用

内在不公正和终极公正对网络游戏成瘾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网络游戏往往充斥暴力和血腥的元素,这与终极公正和内在不公正信念是相悖的,因此具有高内在不公正感和高终极公正感者有较低的网络游戏成瘾倾向是可以解释的。公正世界信念总分对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和网络信息成瘾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高公正世界信念个体会有更低的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和网络信息成瘾倾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2]。内在公正对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和网络信息成瘾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即高内在公正信念者往往也有较高的网络人际关系成瘾和网络信息成瘾的倾向。内在公正是指个体处于行动者的角色时,往往认为所经历的事件是公正的。

参考文献:

[1]ALVES H, CORREIA I. Personal and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s judgement nor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0,45(3):221-231.

[2]DALBERT C, STOEBER J.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distress at school[J].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005,8(2):123-135.

[3]吴胜涛,王力,周明洁,等. 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幸福感及其与非灾区的比较[J]. 心理科学进展,2009,17(3):79-587.

[4]周春燕,郭永玉.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4(17):636-640.

[5]张莉,申继亮.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2011,(6):78-88.

[6]CORREIA I, BATISTA MT, LIMA ML. Doe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bring happiness?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belief in a just world, life satisfaction and mood[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9,61(4):220-227.

[7]LIPKUS IM, DALBERT C, SIEGLER IC.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self versus for other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6,22(7):666-677.

[8]姬旺华,张兰鸽,寇彧.公正世界信念对大学生助人意愿的影响:责任归因和帮助代价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5):496-503.

[9]DALBERT C. 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 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ity[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1999,12(2):79-98.

[10]杨文娇,周治金.大学生网络成瘾类型及其人格特征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3):39-42.

[11]杜建政,祝振兵,李兴琨.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量表的初步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15(3):39-241.

[12]张陆,卞玉薇,王雅丽,游志麒.社交焦虑对手机成瘾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缓冲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8,(1):92-96.

